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

宋 衛湜 撰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氏曰方版也策簡也息滅也敏勉也樹謂殖草木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也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巳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為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屬在下脫誤在此

孔氏曰自此至成功一也一節明孔子荅哀公問政之道在扵取人修身并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在扵方牘簡策

河南程氏曰螟蛉螺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　又曰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

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伊川又曰不知天則於人之知愚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藍田呂氏曰所謂文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

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敏速也得於性之所宜則其成也速木之所以植土性之所宜也政之所以行人性之所宜也庸者人道也政不離於人道則民之從之也敏植木於地則木之生也敏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政者所以變化其不為人者使之為人而已如蒲盧化其非已者使之如已而已為政之要主乎治人而已故曰為政在人人道不遠取諸其身而已故曰取人

以身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取諸身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取諸身也道者人倫之謂也非明此人倫不足以反其身而萬物之備也故曰修身以道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足以修人倫而極其至也故曰修道以仁夫人立乎天地之中其道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也其所以異者天以陰陽地以柔剛人以仁義而已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仁者合天地之中所謂人者而言之非栝乎

有我之私也故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可謂之仁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雖無閒而有等差則親親大矣所大者行仁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行仁之道時措之宜則有義也天下所宜為者莫非義也而尊賢大矣知尊賢之為大而先之是亦義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中父子首足也夫妻判合也昆弟四體也其情不能無殺也尊賢之中有師也有友也有事我者也其待之

不能無等也因是等殺之別節文所由生禮之謂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君子修身庸行而已事親者庸行之本也不察乎人倫則不足以盡事親之道故人倫者天下之大經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人心之所同然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知人者也人心之所同然者天地之經也順天地之經而不違則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知天者也

建安游氏曰螟蛉有可化之質蜾蠃有能化之材知

是說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為政在人人固未易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無他人道而已故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上欲得乎民在下欲獲乎上皆以修身為本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吾未之聞矣至於能事親則修身之至也知事親則德之本立矣而不知人則上以事君下以取友去就從違莫知所向而貽其親之憂者有矣能知人則事親之

至也知人者智也而明或不足以自知將逆詐億不信而不肖之心應之莫知其然也蓋知人者可與言理知天者可與言性至於能知天則知人之至也親親之殺事親者能之尊賢之等知人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人存則政舉故為政在人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故取人必以身修身而不以道非有諸已也則身不足以取人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修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於一已者也

蓋無公天下之誠心而任一已之私意則違道遠矣

然仁者人也愛有差等則親親為大義者行吾敬而

已時措之宜則尊賢為大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

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親親之殺也有就之而不敢

名者有友之而不敢臣者此尊賢之等也因其等殺

而為之别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

是也其斯之謂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者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事親仁之實也故修身以事親為本仁者

人也非私於一己者也事親而不知人則其錫類不廣矣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也其知人乎知人而不知天則夷子之二本也蓋五品之差天叙也先王惇五典而有厚薄隆殺之别焉明天叙而已

河東侯氏曰文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興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謂其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武而已文武之政順天理人事施於有政以人治人爾以人治人民之從

之也輕故曰人道敏政人道仁也堯舜之治天下仁
而已為政以仁則不見而章不動而化不言而信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矣猶地道之敏樹也雖然所以然
者誠也天地不誠不能生萬物為政不誠不能化萬
邦故又曰政也者蒲盧也化螟蛉之子而子之無非
誠也螟蛉蜾蠃二物感之以誠宜通顯微尚能化而
類也況至誠為巳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施之有政
其有不化乎此為政所以在人也然而天下之大萬

幾之繫非一人所能舉也必得天下賢聖而共之身苟不修則賢者不屑也故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在乎率性修道之教在乎為仁仁人也人之大親親也親親如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也父子定則人道立矣人道立則施之有政者義也義之所宜者尊賢為大親親為大内則父子也尊賢為大外則君臣也父子君臣之道天下之大經也中庸之大義也禮之所生也禮之所生者不越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之交各當其分而已爾故又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實難知知人則哲能官人欲知人而不知天則賢不肖或失其宜雖知有所未盡亦非知人也人之道天理也盡天理則道盡矣已不能盡天理安能知人乎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逆天悖禮知人者鮮矣堯之親九族亦曰克明俊德而已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雖柔必強是第二十章此第二

十章第一節哀公魯君名蔣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

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或問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曰蒲

盧之為蜾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也唯沈氏之説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

石林葉氏曰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策以衆聯方一而已

海陵胡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文武興而民好善是人道敏疾於政也蜾蠃無子取螟蛉之子

化而為已子如聖人以善政善教化於民化其邪歸於正化其惡歸於善化其佻薄歸於醇厚如蒲盧然則聖人欲善政善教之被於天下何道則可在乎得賢人為之輔佐欲得賢人以何道在乎從已之身以觀之何者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周公攝政則名公疑仲尼見互鄉童子而門人惑以名公之賢孔門之哲尚疑周公惑仲尼故將欲知人必先自修身以至於聖人之域然後從而觀人則無不知矣雖親親為大

然恩當有隆殺如三年周朞大功小功之服下至緦麻袒免是各有隆殺也雖則尊賢然德有小大爵有高下禮者所以辨其隆殺高卑之别故曰禮所生也思事其親不可以不知人須得賢人而親附之則知所以事親之道故尚書載堯之事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堯能明俊德之人而與之處故九族之人相與親睦思欲知人者必知天之心知天心則聖賢之心也天以生成萬物為心而聖人以生成天下為心其

體雖異其德一也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能知天則是知性者也知性則知人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嚴陵方氏曰以文武對哀公之問者以迹言之其政則詳而易明以時言之其政則近而可考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亦以相去之時為近故也方策與周官内史所言同義木曰方竹曰策先方而後策者小大之序也布在方策言其具

載于書也政非人則不能速成樹非地則不能速生修身以道者亦導其性之所有而已率性之謂道是也仁不止於親親特以親親為大耳義不止於尊賢特以尊賢為大耳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蓋謂是矣

新定顧氏曰蒲盧水草蒹葭之類易生之物也夫子以蒲盧譬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傳命譬德之流行也論政之行固如此原政之立則惟在於得人有號

叔閎夭之徒則文王之政可舉有亂臣十人則武王之政可舉然非文武則虢叔閎夭之徒亦見其遐舉遠引耳雲之從龍風之從虎賢臣之從聖主自然之理也故取人必以身

延平周氏曰仁不止於親親而入則以親親為大義不止於尊賢而出則以尊賢為大

山陰陸氏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於其不可傳也死矣故下文云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人道敏

政言政之所以敏存乎其人也蒲盧所以祝而化之豈自外至哉是以肖之速也取人以身言在我者無以揆之則所謂賢者未必賢之故王者貴學修身以道若顔子是也其所以修之仁而已天下之道一仁而已義宜此者也禮體此者也知知此者也樂樂此者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若墨子尚賢愛無差等失是矣知人而後知天序也令其言如此者知天不盡則人豈能盡哉蓋二類相資同時俱妙也

晉陵喻氏曰政之在人猶木在地中其生日升蓋無晷刻之不敏也非人從而伐之則未嘗不升也人之於道無日而不進猶天之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息則吾所得於天者消矣修身之道不本乎仁則孰知其輕孰别其重仁也者所以為知輕别重者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所謂仁者非謂曰以布帛衣之以穀粟食之也亦心知夫天下之所當為者吾則為之知夫天下之所不當為者吾則

不為耳所當為者必可以愛人也必可以利物也必可以行之悠久而不病也吾一舉之子孫不能廢也萬世不能廢也豈不為天下之大利哉所不當為者必為人之害也必為物之害也必可施於近而不可施於遠也必利一而害十也吾輕舉之子孫不廢後世不廢豈不為天下之大害哉其得天下其失天下豈不昭昭然哉故所謂得天下以仁非穀粟布帛之謂也無輕舉措而已如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修道所以必以仁也孔子之於門人未嘗輕言仁也欲識仁乎仁者人也此言甚切可以識仁矣人也者與天地並生配天地而謂之三才盡人道而後可以謂之人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言盡人道也義者宜也以一身應天下之事無不得其宜也

吳興沈氏曰論語一書首以學而次以政蓋言學然後為政也夫子所謂學而時習豈誦習云乎哉致知

格物正心誠意之學也以之臨政豈非治國平天下之事乎中庸自天命之謂性充而為周公之達孝皆聖學之妙也為政之道雖寓乎其間曾未標目之也至此以哀公問政繼之亦本末先後之序也文武之政燦然於方策間然文武之人存則文武之政舉文武之人亡則文武之政息非直文武然也有知人知天之人是亦文武之人也文武豈異於人哉盡人道全天理推己之道合彼之道一天下於人道者也故

人道莫敏於政地道莫敏於樹人君以人理化天下則天下翕然從之如萬物得雨露沾濡雷風鼓舞勃然皆生天下化人君之政亦若是已螟蛉之類蜾蠃以其氣之同也人道之敏於政以其理之同也嗚呼政之化人其速如此然則人君為政將何如邪誠在夫人理而已或謂得人非也人理者何仁義禮智之心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則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思與鄉人立望望然去之則必有羞惡之心

有實主則辭遜之心生遇邪正則是非之心生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自有者也以是四者為政亦因其所自有以復其理耳故曰為政在人也然是道將何取之近取諸身足矣天下有是理我身亦有是理也欲求天下之理以吾一身觀之可也故曰取人以身然身不修則仁義禮智之理弗見矣而修身要必以道道之為體彌滿六合將何以為準的仁自性出性以道會必以仁為準也故修道以仁然仁豈外夫

人理哉今人乍見赤子入井之時是也無是心則非人也故繼以仁者人也仁固不外乎人理而親親則為仁之大因言仁而及義豈仁之外別有所謂義哉思與鄉人立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之時是也故曰義者宜也義固所以為宜而尊賢則為義之大親親必有隆殺尊賢必有等差則禮之所在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與子思之意不約而同然而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修身以道修道以人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嗚呼人可知也天難知也人可至也天難至也知人則天斯知矣然則天者何以性道教言之則天命之謂性者天也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者人也以中和言之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天也喜怒哀樂之已發而中節者人也茍能知天則知人理之所在矣故曰人理天理是或一道也

高要譚氏曰此指明天下事業皆自人之一身中出也故論政當自人道始為政之要在人而已身即人也求人之理當近取於吾身修身則人理著矣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夫子論政自人道始以人道反求諸身又自身推類以及人又自人推本於天以明天者性理之所自出而修道之本也精粗本末包括無遺此足以見中庸之道簡而大約而博也

晏氏曰鄭氏及諸儒皆以在下位不獲乎上此句屬

在下脫誤在此非也禮記他篇有脫誤中庸無脫誤
矣大抵君子先能修身事親則雖處下位而仰可以
獲乎上俯可以治乎民所以繼此而言故君子不可
以不修身不事親也大抵知天性則知人道知人道
則知子道知子道則修身之道盡矣由是而上見知
於君下見法於民一舉而兩得之不亦善乎
涑水司馬氏曰天子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為
孝諸侯以保其社稷為孝卿大夫以保其宗廟為孝

士以保其禄位為孝四者非得賢人以為閑友不能全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夫仁義禮智信皆本於天性其引而伸之則在人矣君子知五常之本於天有之則為賢無之則為不肖以此觀人人焉廋哉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兼山郭氏曰知人次於事親者不知人之賢不肖則失所親至於危親之道或陷之矣知天所以次於知人者不明夫所謂天德則人之賢不肖亦莫得而知

之矣在下位不獲乎上説者謂錯簡重出
江陵項氏曰自此至明則誠矣總費而隱之義而極
言之使學者循知仁勇之三等而用其知行之力以
會於至一之地自首章而下大意皆總於此章文武
之政費矣而在於修道以仁仁卒本於知天天下之
達道五費矣而行之者三三卒歸於一天下國家有
九經費矣而必本於至一之素定素定之目費矣而
必本於誠身明善此皆發明費而隱之義也道總言

之也仁人心也隱心而發為仁仁之所形為義仁義之節文為禮禮之所從來為知皆本於仁故曰修道以仁求仁必以知故事親必本於知人知天知人者知人道之不得不然也知天者知天道之不能不然也隱也尊賢為上則足以取人矣禮所生也則足以為政矣政而本於人費而隱也仁而推於義與禮隱而費也　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此言禮義皆出於仁以明修道之必以仁也仁者

人也即指此身言之義者宜也即指道理言之此身全體無有不仁則其發用處自無往而不為義也義即天下之達道也古人言道多以禮義言之表記言人者仁也道者義也正與此章義同天下之人物雖皆此身之所當體然未有親於父母者故曰親親為大天下之事理雖皆當以義制之而未有先於尊道而尚賢者故曰尊賢為大既有大小則便有隆殺等差而禮節興庶政出矣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言仁既生義而仁與義又共生禮也凡此皆以明仁能修道之義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言修道以仁之方也修其事親仁之事也知人知天人之理也欲為其事者不可不知其理也生曰人死曰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生也仁者人也仁者天地之心聖賢之德也有人之形即有人之理此形此理皆受之於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所以為貴而親之為大

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父母孰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於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也等而下之至於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孰為之哉此即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中庸之言道所以必自天命之性言之也

廣安游氏曰自後世觀之文武之政不行於天下非無是政也考之方策文武之政具在其中特患乎無

其人以行之耳夫七廟之制禮之當然也惟周能備有焉四學之制亦禮之當然也惟周能備用焉如此之類不可槩舉假如尊尊賢賢親親老老幼幼古未有能兼舉者也惟周能備舉之四代之禮四代之器四代之樂四代之宮室車旗衣服亦惟周能備舉之上文言踐其位者其所當踐之位也惟周能踐之行其禮者其所當行之禮也惟周能行之以至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凡此者惟周

能盡之此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植物於此忽然而生長茂遂為政於此忽然而黎民於變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所謂敏也鄉也桑蟲之子今為蒲盧鄉也未位之天地也今為已位之天地鄉也未育之萬物也今為已育之萬物鄉也商紂之天下也今為郁郁乎文之周蓋得其人則變之易化之速也為政在人人者謂帝王之佐也天下之理於其相須者固有契合而響應者也堯有舜舜有禹

禹有湯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所謂人也然是人必吾能知之又能用之然後其人可得而取也身能明中庸之道然後能知中庸之人身能行中庸之道然後可以盡中庸之才之用故曰取人以身修身不可不以道道之用無乎不有然其所自則起扵仁仁者人也此以人理言也假以惻隠仁之端言之夫人有是心所謂人理也推是以往為孝為悌為忠信為博施皆由是人理而起故曰仁者人也然仁實起扵親

親有親親則有尊尊親親有其殺尊賢有其等經禮曲禮由此而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若不勝其繁也本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二者而已自殺與等言之亦若不勝其繁也總而名之曰仁義而已仁與義歧而二也生於親親而已親親尊尊生於意之所安意之所安生於心而已心正而意誠意誠而仁立仁立而義起義起而禮生天下之治爛然畢陳於前矣修身本也事親修身之本也君子之於修身事親而

要之於知人知天則天地萬物之理咸具於此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莆陽林氏曰思修身不可不事親者人欲修身莫先於承順父母苟父母不能承順則如何謂之修身思事親不可不知人者欲盡事親之道必在其得正人苟曰與正人親則可以起敬起孝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也天者道德性命之理欲知人有道德性命之理必知吾天性先有此也

建安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人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身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仁者心之生理

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為心猶粟榖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耳此孟子言仁之至要也

東萊吕氏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隐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説得若要真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隐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真是難見古

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見得灼然移換增損他不得方盡

嚴陵喻氏曰春秋之時王迹已熄時君莫非富國強兵是務而哀公獨以政為問其天資加於人一等矣理之所在身與親一親與人一人與天一子思因論修身之道極本窮原而歸於不可不知天蓋曰能事親則能修身能知人則能事親能知天則能知人未有不能於此而能於彼者深以發明是理之本一

非謂因欲修身而後思所以事親因欲事親而後思所以知人因欲知人而後思所以知天也子思子之旨明白已甚學者儻或泥於辭而不逆其志何以達是道之一貫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鄭氏曰達常行者百王所不變也困而知之謂臨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利謂貪榮名也勉强恥不若人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謂修身以此三者為基

孔氏曰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其義一也古今

不變也自好學而下夫子更為哀公廣說修身治天下之道好學近乎知覆說前文學而知之力行近乎仁覆說前文利而行之知恥近乎勇覆說前文困而知之勉强而行之也

河南程氏曰天地生物本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明道　又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伊川　王

彦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又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

朋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伊川

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伊川

又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伊川

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禀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禀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

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伊川　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者也力行學之近乎仁者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

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謂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足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之矣

橫渠張氏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意莫先

焉又曰知仁勇天下之逹徳雖本之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葢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强行此五者

藍田吕氏曰天下古今之所共謂之逹所謂逹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逹徳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

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有異也既未有異是乃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學勉行為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修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

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身修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也此者何中庸而已　又曰性一也流行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别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

其所居蔽有厚薄爾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

建安游氏曰人倫天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知仁勇天下所同得也故謂之達德德者得乎道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之成功至誠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知者知此道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仁者體此道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勇者進此道也故曰知恥近乎勇蓋知恥則能有所不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

為矣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謂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恥則可以入德矣

延平楊氏曰五品人之大倫天之性也不可須臾離焉故謂之達道知仁勇三者所以行達道而得於身也故謂之達德於是五者之道生而知安而行仁也學而知利而行知也困而知勉强而行勇也三者天下之達德而人人欲不得而私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

也一者何誠而已雖其心之所至有差焉其為達德無二致也故曰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夫五品之叙天也先王惇五典敷五教以迪之所以事天也蓋天下之為天下唯是五者而已離此以為道則冐險阻犯荊棘非通道也行之天下人倫絶而天理滅矣聖人之所以為聖亦豈有他乎哉人倫之至而已故上言不可以不知天而繼之以此好學以致知故近知力行則能推其所為故近仁知恥則必思徙義故近

勇三者入德之方故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成已之道得矣成已所以成物也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之本在是矣

河東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二節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

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

息則其至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

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拂也此人之氣禀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少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强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强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

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

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强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海陵胡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人倫之

大端百王不易之道可通行於天下故曰達道博通物理謂之知廣愛無私謂之仁果於行事謂之勇無知則不足以知事之是非無仁則不能行知無勇則不能果敢而行三者皆人之性内得於心謂之徳可以通行於天下故曰達徳行此五者在乎知仁勇知仁勇三者行之在乎至誠一者至誠也困者臨事不通之辭安行者從容中道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利而行之者謂不由中有所利而行之勉强行之者

謂有所不足或有所畏懼不得已而為之也　又曰天下之事至廣也聖人之言至深也惟聖人能通之賢人以下必學然後可以幾近於聖人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此故天下之事可以通聖人之言可以知是能幾近聖人之知仁之道至大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子路冉有公西赤但言治千乘之賦為百里之宰仁則吾不知也是聖人之重仁也彼若能勉强於道力行孝於其親

力行忠於其君力行慈於其民則可以幾於聖人之仁矣聖人之勇勇於義能知有所恥則可以幾近於聖人之勇如恥其不仁而為仁恥其不義而為義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為法於天下我未免為鄉人此知恥者也知自修身則可以治於人知治一人則千萬人之情是也知所以治人之道則至天下之大國家之衆皆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知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

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知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知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知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知為學知利行勇為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即此知之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即此行之事

也表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亦此之意知之存乎心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者見乎事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晉陵喻氏曰人倫之道五天下之理盡於此矣然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故五者朋友為急苟非朋友則君臣未信之諫以為謗也父子責善之離至於賊恩也兄弟至於鬩夫婦至於怨四者其道甚大何自而講之講而後明明而後行者其誰哉

夫生而知與學而知困而知相遠也而聖人乃以為
及其成功一也者何也道無遲速無先後茍真知之
則其知一而已學者烏可自畫哉
莆陽鄭氏曰中庸之道本無二也知其幾也仁其量
也勇其力也近之為言要也知無所不知好學好問
則知愈廣矣此為致知之要仁無所不濟力行則不
為私奪不為利回則仁愈固矣此為克濟之要勇無
所不任恥於不善則斷然為善矣此為勝任之要有

此三者其何理之不燭何善之不充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者有此而巳矣君子不可不知其端也能躬行於吾身則國家天下無餘事治身治人豈有二道也哉

吳興沈氏曰行天下之達道者在夫三德則知仁勇之所以爲達德也者皆吾性之所發見者也故所以行是三德者一也一者何也性也生知學知困知雖不同及其致知而見於性一也安行利行勉强而行

雖不同及其成功而復於性一也子思論為政言此於知天之後有旨哉

江陵項氏曰知者生知安行天之道也此之謂性仁者學知利行勇者困學强行皆人之道也此之謂教上言思修身思事親思知人三思皆求之也知斯三者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四知皆得之也求之者自費而隱得之者自隱而費

永康陳氏曰無所不通之謂達天下共由之謂達道

五品通天下所共由者也知其至謂之知至其至謂之仁力其至謂之勇是知仁勇所以得夫吾心者也通天下而共得之故謂之達德得之之要在誠其身故曰所以行之者一知者知吾之有是達德達道也行者行吾之達德達道也嘗試觀之童孩之良能則生知安行不獨於聖人而得也聖人能不失耳吾既已化物而失之矣喪心失靈其誰之咎能知其咎則學而知利而行以復吾性之所固有不然則無恥也

既已無恥固當自反故困知勉行知無恥之恥卒亦復其所固有有實於此既失復得與本不失者同實既無缺我亦何損此聖人所以達而歸之於一亦其本然也反其本而示之恥待其自至而要其終不使天下有自棄之人其聖人立言之本意也哉雖然知而不行不足為知行而不知不足為行生而知則安而行學而知則利而行困而知則勉而行非二道中庸所以兼言之學不外馳必能知其至行所當行必

能至其至恥其不及必能力其至至者何以達德行達道也推斯心以往則知所以修身者在此由身而推之人推之國家推之天下無不在此其道不既要矣乎若夫由知仁勇而行道自爾達無所事乎推矣

晏氏曰說者皆以行之者三為知仁勇行之者一為至誠非也為是說者蓋泥夫經言知仁勇斷於行之者三之後故遂以行之者三為知仁勇則似之矣奈何於行之者一之後即無二言以及至誠詎可便指

一以為至誠乎殆亦不思之甚矣大抵人倫之五者天下之所共由故曰達道知仁勇之三者天下之所同得故曰達德達道之五者君臣之道行於朝廷父子夫婦昆弟之道行於閨門朋友之道行於鄉黨推而行之大槩有三矣此非行之者三乎達德之三者知之德則不惑仁之德則不憂勇之德則不懼三者雖不同其歸於修身則一而已非行之者一乎葢經於文下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以是見之也知之者存乎智行之者存乎仁是是非非之謂智愛人利物之謂仁智之所知雖有頓漸及其能辨是與非則一而已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仁之所行雖有優劣及其能愛人利物則一而已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知者所以窮理好學之人雖未能窮理而亦庶幾於明理故曰近乎知仁者為道則遠力行之人雖未必能極而亦庶幾於致遠故曰近乎仁勇者所以為義知恥之人雖未

必能盡義而亦庶幾於徙義故曰近乎勇

高要譚氏曰天下之達道即中庸之道也天下之達德即中庸之德也道出於天命之性而所以行此道者知仁勇也知則見道明仁則守道固勇則進道速此三德者行道之器也猶人適千里之遠也道如大路然知譬則目也仁譬則身也勇譬則足也目能視身能起足能到三者交相為用然後可行也故身為體而目明足健然後可以行路而至於遠仁為體而

知明勇決然後可以行道而至於聖所以行之者三即此知仁勇之謂也所以行之者一何也一者本心之實理也理該萬殊皆同一本故總謂之一也達道五一一皆有實理無實理則非道也達德三一一皆有實理無實理則非德也道有五名而實理則一德有三名而實理則一所以行之者一即實理是也何以見實理之為一也天命之性即理之所在也人之才質雖有知愚賢不肖之殊而天命之性未嘗有知

愚賢不肖之異循是理而求之果臻其極則同歸于聖可也人之才質上焉者生知安行中焉者學知利行下焉者困而知勉强而行三者之相去雖甚絶遠要其同歸略無少異

建安真氏曰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之路也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非知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不昧其所

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滅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无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為君必盡君道以之為臣必盡臣道處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矣又曰既言三達德

又教人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

林氏曰好學力行知恥雖未足以盡三德之要也故

以近為言聖人設教未嘗以難者輕語乎人亦未嘗以難者重絶乎人如剛毅木訥則曰近仁忠恕則曰違道不遠皆此意也蓋知本難言惟好學則足以致知斯近知矣仁本難言惟力行則不患乎道遠斯近仁矣勇甚難言惟知恥則不難於徙義斯近勇矣此聖人誘學者入徳之方也若指好學以為知力行以為仁知恥以為勇則非矣修身治人以至治國平天下成已成物之功也三者茍知特舉而措之耳諸儒

以生知安行為仁之事學知利行為知之事困知勉行為勇之事其說如何曰此非知道之言也夫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聖人於三德不輕如此曾謂可以優劣等級論乎中庸以舜言知以回言仁以由言勇特以事相比而已非謂由不如回回不如舜也今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是勇次於知知次於仁而勇特中人以下之事豈夫子意歟

錢塘于氏曰謂所以行之者一非止以此一行知仁勇三者乃謂知仁勇三者行於達道亦此誠之一有以為之也此窮源反本之論

新定顧氏曰上言致知人君之先務下文遂具陳知天理之說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昆弟曰朋友之交通行於天下惟此五者也所以行之者三有德則道行無德則道廢曰知則知乎此理者也曰仁則行乎此理者也曰勇則果斷於有行者

也通於天下之謂達得於中之謂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上文之所謂天三德之行天理之運動也因又推明致知力行之說致知一也有生而知有學而知有困而知力行一也有安而行有利而行有勉强而行稟資有卑高造道有難易及其知之一也皆知乎此天理爾及其成功一也皆行乎此天理爾嗚呼夫子之告哀公本以荅為政之問也而詳及於學學其政之本歟又曰知知道之至者也人而好學則足以知

此道當適從雖未能盡知而近乎知矣仁體道之純者也人而力行則其所學形於日用雖未必純乎道而道與身不為二物故近於仁勇無所沮撓者也人而知恥則斷不為不善夫於不善斷有所不為雖未必盡勇而近乎勇矣知知仁勇之極致又知好學力行知恥為近之則凡修身之事其有不知者乎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體驗於已推行於人非有二事故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一人之事即

千萬人之事數有多寡理無彼此故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講義　又曰知仁勇夫子屢屢兼三者言之見得闕一不可知能知了仁能守之又須是勇始得不勇當不得大事荅問

施氏曰可以由之一身不可與天下共由非達道可以得之一身不可與天下同得非達德知者不惑則明足以見之仁者不憂則靜足以守之勇者不懼則動足以行之所以行五者必以知仁勇是不以天廢

人也所以行三者必以誠是不以人滅天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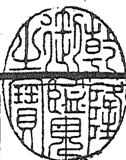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二十九第十三頁前三行則有以授之矣刋本有以訛王季今改

第十六頁後八行所以祀上帝也監本中庸祀作事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更宜玩味刋本宜訛與今改

第三十頁後二行於宗廟之中刋本中訛終今改

第三十八頁後三行莫先於卒其成功也刋本成訛伐今改



卷一百三十第二十頁後七行文武之政刋本文

武訛武王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禹有湯句疑有誤

第二十四頁後二行移換增損他不得方盡刋本

他訛得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瑞
謄録舉人臣吉士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説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五十九 經部

禮記集説卷一百三十一

宋 衛湜 撰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

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鄭氏曰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不惑所謀良也不眩所任明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

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槀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一謂當豫也

孔氏曰此孔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有九重及覆說九經功用并行九經之法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

服謂正其衣冠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禄謂多其禄崇重而已不任以職事好謂慶賞惡謂誅罰同姓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是勸親親也日省言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月試每月試其所作之事也既廩稱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廩薄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註引槀人證既廩稱事乘謂計筭其所為之事考其弓弩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也治亂持危有亂則治討之

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

河南程氏曰尊賢也親親也盖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

伊川又曰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禄食此所以勸士也

藍田呂氏曰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脩身九經之本必親師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我之於道也知

崇則無不知知有諸己矣禮卑則無不敬能有諸己矣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顛沛造次一於禮而不違則富貴所不能淫貧賤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所謂強立而不反者也故曰修身則道立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禮義由賢者出知賢為可尊則學日進而知益明然讒色貨之害皆足以奪夫正唯知之審信之篤迎之致敬以有禮則患賢者不至未之有也故曰尊賢則不惑又曰去讒

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好則與同其樂所惡則與同其憂此諸父昆弟所以相勸而親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又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也非其人黜之可也任之則信之信之則敬之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既任之矣又使小臣間之諫必不行言必不聽而怨乎不以內適足以自眩外不足以圖治矣託之以大任則小事有所

不必親必使慎簡乃僚惟所任使則大臣勸於事君矣故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所報可知矣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此士所以願立乎其朝矣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愛之如子則凡可以安之者無不為也使之所以佚之取之所以治之雖勞而不怨此農所以願耕於其野矣故曰子庶民則百姓勸又曰時使薄斂所以

勸百姓也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男不得專事於農女不得專事於桑且將為陶冶為梓匠為釜甑以食為宫室以居為耒耜錢鎛以耕耨欲其轂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得乎故曰百工之事國家之所不可無也雖曰末技所以佐其本業者得以盡力此財用所以足也所以來之者亦能辨其苦良而制其食則工知勸矣如槀人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此所謂日

省月試既廩稱事者也然則來百工而不來商賈者盖百工之所須皆商賈之所致也百工來則商賈自通有不必道也遠人惟可以柔道御之遠者不柔則邇者不可能故聖人貴乎柔遠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遠也柔遠能邇此四方所以歸也繼絶世者無後者為之立後也舉廢國者已滅者復之也治亂者以道正之也持危者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而薄來燕賜多而納貢薄也凡此

皆所以懷諸侯也懷其德則畏其力矣九經雖曰治
天下之常道無誠以行之則道為虛矣雖終日從事
而功不立也人不信也此不誠所以無物也故曰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誠也
建安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
不可紊取人以身故脩身然後知賢之可尊齊明所
以一其志盛服所以修其容非禮勿動則内無逸德
外無過行内外進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修

身則道立去讒則任之專遠色則好之篤賤貨則義利分故尊賢則不惑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禄所以富之同其好以致其利同其惡以去其害則禮備而情親諸父兄弟所以望乎我者足矣故親親則不怨

又曰不惑在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於敬大臣言之　又曰人情莫不欲逸也時使之而使有餘力莫不欲富也薄斂之而使有餘財則子庶民之道也故百姓勸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

其勞則惰者勉而勤者說矣此來百工之道也故財用足送往迎來以厚其禮嘉善而矜不能以致吾仁待之者甚周責之者甚約此柔遠人之道也故四方歸之繼絶世則賢者之類無不說舉廢國則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懼焉危者怙焉其來也節以時其往也遣以禮則懷諸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天下畏之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為虛文是無物也

延平楊氏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君臣一體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矣子庶民則百姓勸者赤子之無知雖陷穽在前而莫之知辟也使之就利而違害在保者而已其子之也如是百姓寧有不勸者乎　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收放心而閑之也去讒遠色賤貨者人君信讒邪邇聲色殖貨利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而賢者不獲自盡矣雖有尊賢之心而賢者不可得而勸也尊其位親之欲其

貴也重其禄愛之欲其富也官盛任使不累以職則以道事其君者得以自盡矣故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遇之不以忠信養之不以重禄則士不得志有窶貧之憂尚何勸之有故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之不盡其力薄斂之不傷其財則農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塗而養生送死無憾矣此所以勸百姓之道也　又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

行之皆虛器也又曰自修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盖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三節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修身則道立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

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以下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曰九經之說柰何曰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勿動則内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貫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盖持衡之

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昏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

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

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

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殷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時而不貶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

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

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忌賓旅

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據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　又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

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婉轉而説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

嚴陵方氏曰九經所以爲天下國家而已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身者天下

國家之本也故以修身為先道無廢立也自體之於身言之脩之則立不修則廢而已尊賢則能遠佞人而不為所惑故尊賢則不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固不止於諸父昆弟止言諸父昆弟不怨者蓋諸父不怨以其能孝故也昆弟不怨以其能弟故也親親之道孝弟而已謂之賢則宜有大臣之位謂之大臣則宜有賢之德自其修身言之故以德為主而曰賢自其治國言之故以位為主而曰大臣也以德為

主故於賢曰尊以位為主故於大臣曰敬言羣臣則上有以別於大臣言士則下有以別於庶民士亦臣也而羣臣不止於士於體言羣臣以見君之於臣無所不體也於報言士以見卑之於尊皆知所報焉為民父母者君也故於庶民曰子百姓舉其政之成庶民言其類之衆百姓貴而少庶民賤而多以庶民之賤猶且子之則百姓之貴可知以百姓之貴猶且知勸則庶民之賤可知百姓庶民亦互言之爾來百工

者使無他之之謂來工則居官府者也所以生財者在乎農所以運財者在乎商農非器則財不能以自生商非器則財不能以自運由是言之財所以足於用者莫如器器所以足於用者莫如工故曰來百工則財用足農之器則耒耜之類是也商之器則舟車之類是也遠人各在東西南北之方故以四方言之諸侯則溥天之下所與共守也故以天下言之心不爲欲惡所貳德不爲情僞所蔽此之謂齊明讒足以

亂人之聰色足以蔽人之明去讒遠色則所聽者賢言所見者賢行賢所以資祿德所以制爵賤貨則所以養賢之祿厚矣貴德則所以命賢之爵優矣若是則足以尊賢而勸之也去則去之而不留遠則遠之而不近尊之欲其貴故尊其位愛之欲其富故重其祿則親無賤貧者矣與其親之富貴而去其親之貧賤則同其所好惡矣若是則凡所親之親其有不勸者乎凡有治者皆曰官若所謂天官地官是也盛任

使則若天地四時之官其屬皆六十是也盖大臣所以任道而逸小臣所以任事而勞官盛任使則所以代大臣之勞者至矣故足以敬大臣而勸之也忠信重祿則非忠信者其祿輕矣體羣臣之道於是乎在蓋體者待之大小各有體故也時使若歲不過三日是矣薄斂若法不多乎什一是矣使之時則民力不竭斂之薄則民財不匱愛養之至則父母之於子亦不過若是而已故百姓所以勸百姓勸則庶民無不

勸矣日省者視其勤惰以防其冗食月試者考其功治以要其實効視其勤惰宜數而詳考其功治宜疏而簡若季春之月所謂百工咸理監工日號者日省之謂也若孟冬之月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者月試之謂也省試盡矣苟無以養之則不可故繼之以旣廩稱事旣其所廩之食則上之祿不啬出稱其所作之功則下之力不虛役若是則百工其有不勸財用其有不足者乎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者於其

往不足追也送以出之而已於其來不必拒也迎以入之而已善者不足舉也嘉之而已不能者不足教也恤之而已凡以其俗慢易風化之所難易其地荒辟政令之所難及故也若是則遠人其有不柔四方其有不歸者乎世者人之統緒國者地之封域世以人而絶國以地而廢絶世則繼之使續廢國則舉之使興亂者治之使理危者持之使安或春夏或秋冬所謂朝以時也或比年或三年所謂聘以時也燕與

時賜無數所以厚其往巳聘而還圭璋所以薄其來厚往則我于彼無虛拘薄來則彼于我無煩費若是則諸侯其有不懷天下其有不畏者乎九經之别如此所以行之一歸乎中而巳

延平周氏曰先庶民而後百工抑末也言工不言商者為工者尚且來之則其通有無於道路者可知矣遠人先於諸侯者其猶序六月之詩以蓼蕭先於湛露蓋示其柔遠能邇之意羣臣者兼士言之也果上

之人有以體察之則其所謂見危授命見得思義者
出焉故曰報禮重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四方
以對四國則四方為四國之外言天下以對四方則
天下為四方之内　又曰齊明以致一盛服以盡恭
非禮不動以克己所以修身也尊其位所以貴之重
其祿所以富之君子之於親也豈特富貴之而已又
將端吾之好惡而與之同也日省月試所謂稽其功
緒者也既廩稱事所謂均其稍食者也送往迎來禮

也嘉善而矜不能仁也先王待中國固異於遠人厚往而薄來所以待中國也送往迎來所以待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仁也亂者治之危者持之義也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禮也然是數者皆言勸唯修身與柔遠人懷諸侯不言之者蓋修身無意於勸而勸自存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遠人責之略則勸莫得以言諸侯責之詳則勸不足以言行之者一致一也

馬氏曰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有以致其要亦必有以

致其詳故修身者所以致其要也而九經者所以致其詳也夫身者政之大本身立則政立故先修身而賢者修身之輔也故繼以尊賢修身則內有所守尊賢則外有所正內外之徳成然後可以有為於天下以其為治之序則先親而後疏故言親親而繼之以敬大臣體羣臣自貴及賤故繼之以子庶民來百工自近及遠故繼之以柔遠人懷諸侯此其序也齊明所以內潔盛服所以外莊非禮勿動則所謂心不苟

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慮必依於禮賢者任之能者使之此官盛任使也

山陰陸氏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誠也在易有之乾是也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不眩見道者也非直不惑而已蓋道不可以聲音貌象求焉以目求之則眩矣以耳聽之則眩矣齊明盛服若顏子是已故曰不遠復以修身也外能去讒内能遠色所寶惟賢此賢者所以勸也變云勸者言尊賢而

賢不勸非所以尊賢也他言勸皆倣此同其好惡異之私恩也同之公義也既讀如字說文曰小食也送往迎來主道也非君道也嘉善而矜不能母道也非父道也

海陵胡氏曰修身則道立以下明九經之效敬大臣則不眩者大臣盡忠竭節以事其上賢不肖乃分辨故上之瞻視無所眩惑體羣臣者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來百工則財用足者制度修舉器

用充給故財用足齊明盛服者既齊潔嚴明以治性於内又盛飾其服以整飭於外去讒遠色者讒人不退則賢人不進色惑人則性昏性昏則善惡不能别賤貨而貴德者國寳於賢不寳於貨重其禄不言與之政者親族之間有賢則任之不賢者但尊其禄位而已同其好惡者富貴人之所共欲也貧賤人之所共惡也官盛任使者大臣之居朝廷總綱領而已繁細皆委之有司然後大臣得安逸而正其綱領忠信

重祿者既推忠信以待人又副之以重祿行之者一也至誠也

廣安游氏曰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學聖人之學而其道則君天下之道也中庸所言親者親之大臣敬之羣臣體之庶民子之百工來之遠人柔之諸侯懷之是孔子三言之推也言天下國家之人親踈遠近賢否大小之不齊無不得其所也古之為天下者内之有家外之有王畿之國又

外之有天下親親者家之事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則國之事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天下而言也聖人之治天下内治其家外治其國又外治其天下而其原本於知所以治人治人之原本於修身經者言所以經紀天下者也

又曰三綱五常之道本出於修身修身則道立道立則八者沛然順治矣賢者不尊愚不肖者不卑則賢愚不辨賢愚不辨則民惑而不知鄉方矣大臣而不

敬康陛下迫則貴賤大小之分不明貴賤大小之分不明則出政於此人將眩惑而不知所從矣　又曰中庸之學本以修身而修身亦列於九經者聖人之身出居明堂以臨天下其動容貌正顏色興居進退之際即是治天下國家第一事齊言其齊一明言其如日月之明盛服言其弁冕端委以臨其下興居之際非禮不動此皆修身之體聖人坐廟堂象貌也體者不可以驟為也中和積於中而誠正之體見於外

聖人只消修身到這里才出坐朝廷治象固已見矣

自此以下八者皆是政事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以

勸賢此一事亦是聖人身上事以下七者皆德之發

於政者有司之事也尊賢則不惑者書曰任賢勿貳

尊賢而有貳心則人惑矣其惑者何也其意若曰吾

君之用是人也用之不力意者蔽於讒邪蔽於色邪

蔽於貨邪不知德之為可貴邪不然何用賢之不力

也何用賢而以小人參之也君蔽於讒則人相勸於

饑矣君蔽於色則人相勸而好色矣君蔽於貨則人相勸而貨殖矣君不以德爲貴則人不知德爲賢矣如此則人惑而不知鄉方矣

晏氏曰箕子陳洪範則有九疇子思作中庸則有九經事雖不同其取於九數則一而已洪範九疇一曰五行者本於天道故曰惟天陰騭下民也中庸九經一曰修身者本於人道故曰凡爲天下國家也遠人在外諸侯在内先内後外乃其序耳今則先遠人而

後諸侯何哉蓋遠人不柔則四夷交侵而吾征伐四出救患有所不給何暇懐諸侯乎是先柔遠而後懐諸侯者乃緩急之序不得不然爾旅獒言明王慎德四夷咸賔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然後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皆先柔遠人而後懐諸侯正與此合不然柔遠能邇書何以屢言之也語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先親親而後敬大臣之序也此與夫骨肉咸怨侮慢自賢者異矣

財用者商賈之事也當言來商賈則財用足今乃言來百工何哉盖備物制器者百工也財用之所由出也故攻玉之工至則寶玉之用足焉攻金之工至則金幣之用足焉耒耜之器成而穀人足於晝蠶桑之器成而絲人足於夜然則百工來矣財用何為而不足邪

温陵陳氏曰古之為天下者賴諸侯以治之比之建萬國親諸侯是其意也然有畿内之諸侯畿内屬乎

天子自畿之外環視天下皆諸侯也故諸侯能懐之則天下畏之舜於類帝之後即行廵狩之禮人以為舜之警動諸侯而不知舜之廵狩所以慰安之也武王時邁之詩亦此意也然必繼絶舉廢者蓋諸侯世有其國而不至於廢絶者也殷能革夏之天下而不能革夏之諸侯周能革殷之天下而不能革殷之諸侯故其廢絶者亦從而繼之舉之

涑水司馬氏曰體者元首股肱義猶一體柔遠人者

馭以寛仁不强致也敬大臣者茍其人不足任大臣之重則勿寘諸其位既寘諸位而復疑之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則讒慝並興大臣解體矣嘉善謂撫其懐服矜其不能謂不責其驕慢

江陵項氏曰道立則為之基址也不惑然後講之明矣不惑者我不惑也不眩者人不眩也齊明盛服内外交修也讒也色也貨也三者害德之具三者不去有德者不可得而貴也聽公伯寮受女樂用田賦則

夫子之道廢矣賢也親也大臣也士也民也工也皆言勸者皆同舟共濟之人必有以興起其勸心而後可孝經孝治章言治天下治國治家皆欲得人之歡心即此意

晉陵錢氏曰修身尊賢親親一家之經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一國之經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天下之經道立謂取人以身不惑謂人知所尚不眩謂人知所同敬百工庶官也謂之工者以其才能足稱其職

也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來者取諸他國廣求之
也財當爲材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言官之盛又任
使之後世乃有尊爲三公而不任以事者矜不能不
責其來繼其絶舉其廢治其亂持其危皆保全之以
時不煩也厚往薄來重恩而輕利也
建安真氏曰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
誠意正心而後修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修身始何
邪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

正在其中矣諸儒以一為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修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長樂陳氏曰此即文武之政也其要惟一其別有九而其序則堯典所謂欽明文思至於黎民於變時雍夫子所謂修己以敬至於安百姓也

永康陳氏曰九經為政以徳為本也堯舜至治之所

由出也此一定不易之理欲知其要即是以心達心欲知其道只是居敬行簡故九經必自吾身而出修身則道立有本也尊賢則不惑本固也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愛始達也敬大臣則不眩則民具爾瞻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上下交孚也子庶民則百姓勸相勉於善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經制有餘也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視猶父母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如臨師保也

錢塘于氏曰以尊賢為勸賢親親為勸親親敬大臣為勸大臣體羣臣為勸士來百工為勸百工皆加以勸之一字者豈無意哉古之聖君所以為天下國家用經而不用權用勸而不用懲苟有一毫用懲之意而無貶損謙抑之誠則非所以為經矣勸道既行始可以言尊賢言親親言敬大臣言來百工也如曰柔遠人懷諸侯此亦用勸之意不復贅言也翫經者盍深味之

嚴陵喻氏曰吾夫子既列九者之經終之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盖經雖有九所以行乎九經者未嘗九也亦本乎一心而已自古聖相傳之要曰惟精惟一曰咸有一德曰無貳爾心無非存養至一之本也此心惟一則九者各得其序經有九心亦從而九焉則顛倒錯亂而失其所以為常道矣散於九而歸於一其示人君以心法之要豈不深切矣哉

嵩山晁氏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當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凛然在上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

霅川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大學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中庸論九經亦自修身始而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是知中庸大學一理也齊明者齊潔其心則明矣服外飾也修身而曰盛服何哉蓋服其服者必有君子之容未有服㡚

冕而心不敬者所謂外内交相養也前言修身以道言其修之者必以道未言其所以修也此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言所以修其道者自此而始也

金華邵氏曰九經之目其先後固自有序然尊賢先於親親親親先於懷諸侯者盖禮義由賢者出不知尊賢則不能盡親親之道外寧則無内憂遠人未柔則諸侯不可懷此九經之序也

宣城奚氏曰一者何誠而已姑以修身言之齊明盛

服儼然而端莊非禮不動肅然而敬畏非誠乎誠於

尊賢自然讒色之遠誠於親親自然好惡之同誠於

敬大臣自然任使之專誠於體羣臣自然忠信之篤

以至來百工而勸百姓柔遠人而懷諸侯一皆以誠

行之焉有無實效者哉

新定顧氏曰此夫子平日之議論而子思子記錄於

此爲猶治也以一身而膺天下國家之寄爲之儀表

可不修乎身誠修則人有所觀感有所效法不勞經

理而天下自治所謂修其身而天下平者也故曰修身則道立然非尊賢則講明之功開導之力規正之益其將誰賴苟無所賴則將茫然昧所適從故惟尊賢然後不惑古者立三公與之坐而論道此其故也漢儒有言人之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謂也是故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君猶元首也臣猶股肱也分任天下之治者惟大臣可不敬乎敬之則言焉而

聽諫焉而行無面從無後言天下事理無所欺隱一舉一措可無所疑故曰敬大臣則不眩眩亦惑也人君之於羣臣勢分稍相遠貴賤稍相絶則其休戚勞逸易於不相知不相知則不相恤此所以貴乎體之體云者休戚勞逸視均一體之謂也然則又焉有不盡忠竭節以報其上者乎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人君之於庶民勢分相遼遠貴賤相殊絶則其利害得失尤不相知抑不思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君其可不視民如子乎人之愛其子者何所不至以愛子之心而愛民民不被其澤者寡矣民被其澤則感發興起亦惟恐其不至耳尊君親上不待論也故曰子庶民則百姓勸人之生也必資財用曰農則所以致地利者也曰工則所以作器用者也曰商則所以通珍異者也是三者財用之所出非人君勸率招徠之則怠惰廢弛財用不足將至於民力困窮而禮義消亡矣此來百工以足財用所以不可已也不

言農若商者舉工而言農商不待論也天下之勢有遠近人君之治無彼此治道立矣治功著矣遠人聞風而來固當柔之撫以恩禮之謂柔若是則來者愈衆所謂四方歸之也治道立矣治功著矣不恃其所能致而有輕侮諸侯之心則固當懷之念之不忘之謂懷若是則諸侯協心佐助於我勢莫大焉威莫盛焉天下其有不畏之者乎雖然就九經而論之言之先後誠有大旨然非必曰次第始終斷斷不易使人

循序而行之也得其大旨於講明之初而遇事接物兼舉並行各得其當則庶幾無負聖人之訓矣　帝舜有庳之封尊其位重其祿之謂也同其好惡均其休戚之謂也遇其所喜則有慶賀遇其所憂則有弔恤之類是也

新定錢氏曰上言達德所以行者一而先之曰知天此言九經所以行者一而繼之曰明善明善即知天也所謂一也不知不明安知一之爲何物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鄭氏曰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困乏也欲為事時豫先思定則臨事不困行而豫思定則不病道而豫謀定則道無窮

橫渠張氏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

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又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致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以應物也

藍田呂氏曰豫素定也素定者先事而勞事至而佚既佚則且無所事其憂不素定者先事而佚事至而憂而亦無所及於事寇將至則為干櫓水將至則為隄防其為不亡者幸也故素定者事皆有成言有成

說事有成業行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括動而有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豫之謂也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者豫之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擬議者豫之謂也致用也能應也成變化也此所以無跲困疚窮之患也言有成說則使於四方不憂乎不能專對也事有成業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不憂乎不能治也行有成德則富貴不憂乎能淫貧賤

不憂乎能移威武不憂乎能屈也道有成理則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憂其不合也

建安游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唯至誠為能定唯能定為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四節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

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言前定謂擬之而後言也行前定謂行無越思也道前定謂止於至善也

海陵胡氏曰所行之事必豫定乃能立若豫思之豫

爲之豫修之豫防之則事無不立不然則必有廢敗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至於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是能豫定則臨事而言無有顛躓困者臨事不通之辭凡事或施之一身或施之一家或施之一國或施之天下皆當豫定則無有不通所行之事如欲事君必豫思其事君之道莫非以忠若事其父必豫思其事父之道莫非以孝至於朋友以信事兄以弟皆當豫

思之則心無疚病也道者五常之總名道能前定則施諸一身施諸天下施諸萬世無有窮匱也

長樂陳氏曰此繼上而言誠也凡九經必有言有行有事有道而不行之以誠則忽焉忘焉烏能前定而豫不能前定而豫則不誠無物而言行事道皆廢矣跲困窮必至之患也然前定而豫豈先時而起哉能定能應亦理之當然耳孟子曰必有事焉

施氏曰豫者不為其事而為其所以事不察其然而

察其所以然之謂也時過而後為則不足以當務烏能不糜乎事至而後慮則不足以應卒烏能不困乎范陽張氏曰誠者豈一日遽然安坐定氣閉目正容便以為誠哉當平居暇日戒謹恐懼積久以養之可也此所以有豫有前定之說也豫前定以言養之有素也養誠於未有事時所以言事豫則立不豫則糜又言前定則不跲而可行事前定則不困而常通行前定則不疚而常全道前定則不窮而常久此盖深

明豫與前定之不可不留意而欲學者養誠於平居暇日也

江陵項氏曰言誠而必曰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自事豫以上言政自事豫以下言學

吳興沈氏曰豫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坤下震上爲豫其象曰雷出地奮豫是元氣有事之初也夫子於六二斷之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即吾性

情有事之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也其幾間不容髮君子於是知其所處則事無有不立矣否則鮮有不敗故曰不豫則廢凡言也事也行也莫不欲豫前定即豫也前定則不跲不困不疚然道之前定將如何邪天命之性至虚極静其體本無窮也惟其本體無窮故其用亦無窮也故終之曰道前定則不窮然則前定之義果何如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學者宜思之

髙要譚氏曰凡事云者総謂吾心之所汎應者也豫即前定也前定謂胷中先有規摹也一心至微萬事至衆泛應之際儻規摹不先定於胷中幾何不為事之所變亂哉言也事也行也道也四者皆要前定而四者之前定又皆相因以為本故言之前定本乎事之有實無是事則言亦無實矣安得不跲乎事之前定本乎行之有實無是行則事亦無實矣安得不困乎行之前定本乎道之有實無是道則行亦無實矣

安得不疚乎此三者皆歸本乎道道者至理之所在也欲是道之前定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求吾本心求之既得從而誠之使有諸己涵養純熟至於充實則道斯立矣此所謂規摹也出而應事動有準則靡不曲當又何窮之有哉不跲則言立不困則事達不疚則行全不窮則道久故道前定則行前定矣行前定則事前定矣事前定則言前定矣四者雖殊而皆相因以為本此皆前輩之所未講使人思而得之

也

錢塘于氏曰言先於事事舉行隨而道亦存矣此四者之序也

嚴陵俞氏曰言之前定非擇言之謂也易其心而後語也故不跲事之前定非逆計之謂也能定而後能應也故不困行之前定非詳慮之謂也安其身而後動何疚之有道之前定非預期之謂也本立而道生何窮之有欲其知一則告之以豫欲其知豫又告之

以定聖人教人拳拳之意如此
錢塘于氏曰凡言行與事固貴前定而易有太極在
天地先道固未嘗不前定也生生之謂易道豈有窮
也哉窮則變變則通是道無窮也此乃以道前定則
不窮為言何與盖此所謂道因人而言也楊墨之於
仁義惟其不前定故其窮至於無父無君楊墨不足
言也伯夷柳下惠其於道也非無定見而定於前者
與夫子或異要其終卒至於隘與不恭亦未免於有

窮焉不至如楊墨之害道耳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孔子所謂道前定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孟子所謂道前定也豫之象曰豫之時義大矣哉於斯可見矣

柯山周氏曰自此以上言用自此以下言體中庸之道言其用見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語其體則本之於誠中庸所謂明善誠身即大學所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大學之書由體起用故先言致知格物正

心誠意而後及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之書即用明體故先言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本於誠身明善先後雖殊相為表裏所謂一以貫之也將言誠之道必先言所謂豫者蓋非一朝一夕之積如雷在地中為復至四陽大壯然後奮發而出天地之間温温乎其和可知是乃所謂豫聖人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亦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其道蓋前定矣凡事蓋總言之言能前定則不跲事能前定則不

困行能前定則不疚況天下國家其道可不前定乎道而不能前定則用之有時而窮矣非所謂豫也故下文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反本造約卒歸於誠身明善由善以誠身由誠身以順親信友由信友以獲乎上素位而行得志澤加於民非豫之至能若是乎不然如溝澮之水乍盈乍涸其糜也可立而待烏在其為不窮邪孟子之學得於子思故其論誠亦云

四明袁氏曰是非不兩立邪正不兩大聽讒者必不聽忠好色者必不好德重利者必不重義故必去讒必遠色必賤貨則純於天理而邪不干正矣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

章内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一

謹案第十二頁後四行相與夾輔王室刊本夾訛
来今改
第二十頁後七行不遠復以修身也刊本復訛服
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二行去讒遠色者刊本色訛恩據
經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何瑞